

OXFORD

# 牛津高阶 英汉双解词典

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第7<sup>th</sup> Edition  
版

*Oxford: the world's authority on the English language*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牛津大学出版社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牛津高阶 英汉双解词典 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

Seventh edition

第七版

英语原文版

原著: A S Hornby (霍恩比)

总编辑: Sally Wehmeier

编辑: Michael Ashby

英汉双解版

总顾问: 陆谷孙

审订: 金圣华

石孝殊等

翻译: 王玉章

赵翠莲

邹晓玲等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牛津大学出版社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牛津大学出版社隶属牛津大学，出版业务遍布全球，致力弘扬牛津大学  
推动优质研究、学术和教育的宗旨。

牛津 纽约

奥克兰 开普敦 达累斯萨拉姆 香港 卡拉奇

吉隆坡 马德里 墨尔本 墨西哥城 内罗毕

新德里 上海 台北 多伦多

OXFORD 是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商标

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七版）

英语原版 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Seventh Edition)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8, 1963, 1974, 1989, 1995, 2000, 2005

英汉版（繁体字本）©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1984, 1994, 2004, 2008

英汉版（简体字本）©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1997, 2004, 2009

The Commercial Press has made some changes to the original work in order to make this edition  
more appropriate for Chinese readers.

商务印书馆对原书进行了个别修改，使其更符合中国读者的需要。

本书版权为牛津大学出版社所有。若非获得本社书面允许，或能援引清晰的法律条文为据，或取得  
适当的复印版权机构认可，不得用任何方式复制、在检索系统中保存及传播本书任何部分的文字和  
图片。如需翻印本书作其他用途，须事先致函下址向牛津大学出版社版权部查询。

本词典由商务印书馆和牛津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其中商务印书馆负责中国大陆地区的出版发行，  
牛津大学出版社负责中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出版发行。此简体字本只限中  
国大陆地区销售，不得出口。

ISBN 978-7-100-06253-4

## ACKNOWLEDGEMENTS

*We would like to thank the following for their permission to reproduce photographs:* Corbis R23 (apartment  
building, row house), R30 (basketball); Corel R2-4, R11-14, R23, R30-34; Getty Images, R10 (sitar), R22  
(pyjamas), R33 (bungee jumping); Jupiter Images R8 (bass drum), R14 (pagoda); Hemera Technologies Inc.  
A-Z photographs, R1, R3-5, R8-14, R20-23; Photodisc R3-4, R8-9, R11-12, R30-31, R33-34

*Illustrations:* Julian Baker, Lorna Barnard, Jeremy Bays, Dave Burroughs, Marta Cone, Martin Cox,  
Mark Dunn, David Eaton, Gay Galsworthy, Elizabeth Gaus, Matthew Hansen, Hardlines, Karen  
Hiscock, Margaret Jones, Richard Lewington, Phil Longford, Martin Lonsdale, Mike Malkovas,  
Oxford Designers and Illustrators, Martin Shovel, Graham White, Susan Van Winkle, Michael Woods

R1-4, R11-12, R20-22, R24 text adapted from *Oxford Learner's Wordfinder Dictionary*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Maps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请注意识别

此扉页用含有商务印书馆注册商标的特制防伪纸印制，有这  
种扉页的《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七版）是正版图书。

出版：商务印书馆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邮政编码100710）

牛津大学出版社（中国）有限公司

香港鲗鱼涌英皇道979号太古坊和域大厦东翼18楼

印刷：中国

中国大陆地区总发行：商务印书馆

中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以及世界其他地区总发行：

牛津大学出版社（中国）有限公司

# 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

(第七版)

(简体汉字本)

## 出版前言

本词典由商务印书馆与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我馆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其简体汉字本。此书从《牛津高阶英语词典》(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第七版译出，英汉双解，一一对照，既令专名术语得以规范，又为读者提供了必要的导引。

众所周知，《牛津高阶英语词典》开学习型词典之先河，专为非英语国家的英语学习者编纂，问世六十载以来，多番修订，惠人无数。其严谨实用的风格有口皆碑，销量亦始终领先于其他同类词典。

英语作为一种世界语言，正同当今世界一样，经历着日新月异的演变。较之我馆先前引进的第六版，第七版收录了更多社会热点词汇及英语国家广泛流行的词汇，增加了短语动词及习语的数量，内容更加丰富，语言更加鲜活，查阅更为方便，实用性和学习功能更为突出。若能时时翻阅，必将受益匪浅。

词典所涉，林林总总；编辑工作，繁杂琐碎。虽怀尽善尽美之心，难免白璧微瑕之憾。疏漏错讹之处，尚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商务印书馆  
2009年1月

# 出版说明

2008年迎来了OALD的60岁生日。

1948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开时代之先河，发行全球第一本具划时代意义的英语学习词典，取名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牛津高阶英语学习词典，简称OALD）。此后60年，OALD不断推陈出新，继1948年第一版后，分别于1963、1974、1989、1995、2000以及2005年推出第二至第七版，积极吸收英语教学和词典编纂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以权威实用获得全球3000多万读者的肯定，销量为同类词典之冠。

藉此OALD出版60周年之际，我们谨为中文读者呈献历时三个寒暑精心制作的新一版《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

《牛津高阶》第七版以2005年原文版为底本编译而成。较诸2004年出版的英汉双解第六版，第七版有以下三大特色：

- (一) 与原文版时差进一步缩短。现今社会瞬息万变，语言日新月异，人们对词典更新换代的要求更为迫切。英汉双解版学习词典几乎无一例外，皆译自英语原文版，两者时间相差一般达五至十年。《牛津高阶》第六版与原文版相隔四年，第七版缩短至三年，较其他双解词典更具时效性。
- (二) 学习功能更臻完善。学习词典顾名思义，不以查找词语解释为单一目的，必须提供大量例句、语法提示和用法说明，以指导读者学习和运用正确地道的英语。第七版语法提示更全面周详；用法说明增加50%至400项，更具针对性；全书2000词语配图，以补充文字说明之不足；同反义词大幅增加至7000项，有助遣词用字、扩充词汇；英美差异无论读音、用法和解释均详细列明。
- (三) 内容更丰富收词更广泛。高阶学习者应用英语时会接触到不同领域，对英美文化也需要有更深入的认识，要求收词量适当拓宽。第七版针对有关需要，除增加2000新词外，另补充文化词语2600条，并收入常用百科词语5000条，涵盖文艺、科技、商贸各领域。书后研习专页也倍增至130页，为读者提供各种英语实用知识。总体而言，第七版篇幅较上一版增加20%，收词量增加9000多条。

除此以外，第六版原有特色，第七版均予以保留并有所改进。如精心挑选的3000词释义词汇，已注册为Oxford 3000™ 商标；正文相关条目以O= 钥匙符号标示，方便读者辨识学习。如对语料库的应用，由British National Corpus（英国国家语料库）扩展至Oxford Corpus Collection（牛津语料库集）和Oxford Reading Programme（牛津阅读计划），后者由世界各地特约阅读者（Reader）通过广泛阅读跟踪英语最新变化，实行百多年来已累积资料数以百万条。

一如旧版，新版在编制过程中应用了最新科技，以性能经过提升的电脑化编辑制作系统排除人工错误，改善版面设计，缩短出版时间。

《牛津高阶》第七版（繁体字本）稍后将配备精灵光碟，提供全文检索，示范英美读音，可与Microsoft Word、Internet Explorer等应用软件配合使用。

词典编辑工作繁复琐碎，疏漏之处在所难免，尚祈广大读者不吝指正为感。

牛津大学出版社（中国）有限公司

二〇〇八年二月

# Advisory Board and Editorial Team

## 顾问及编辑人员名单

---

### English Edition 英语原文版

<b>Advisory Board</b> 顾问小组	Dr Keith Brown	Prof Guy Cook
	Dr Alan Cruse	Ruth Gairns
	Moira Runcie	Prof Gabriele Stein
	Dr Norman Whitney	Prof Henry Widdowson
<b>Chief Editor</b> 总编辑	Sally Wehmeier	
<b>Editors</b> 编辑	Colin McIntosh	Joanna Turnbull
	<b>Phonetics Editor</b> 语音编辑	Michael Ashby

---

### English-Chinese Edition 英汉双解版

<b>Publisher</b> 出版人	Simon Li 李庆生	Wang Tao 王涛 (简体汉字本)
<b>General Adviser</b> 总顾问	Lu Gusun 陆谷孙	
<b>Reviewers</b> 审订	Serena Jin 金圣华	Shi Xiaoshu 石孝殊
	Alice Wong 黄勉之	Hary Yu 于海江
<b>Translators</b> 翻译	Wang Yuzhang 王玉章	Zhao Cuilian 赵翠莲
	Zou Xiaoling 邹晓玲	Shi Xiaoshu 石孝殊
	Xiang Xiaolin 向小林	Zhang Yaoping 张耀平
	Wang Shengyin 王升印	Ma Hongqi 马红旗
<b>Consultant Editor</b> 特约编辑	Hugo Tseng 曾泰元	

<b>Oxford University Press</b> (China)	<b>The Commercial Press</b> (Beijing)
---	--

	牛津大学出版社 (中国)	商务印书馆 (北京)
<b>Managing Editors</b> 策划编辑	Lau Yung Keung 刘勇强	Zhou Xin 周欣
<b>Executive Editors</b> 责任编辑	Franky Lau 刘浩贤	Wu Bing 吴冰
<b>Editors</b> 编辑	Kelly Li 李洁萍	Fang Ming 方铭
	Serafine Tong 唐晓雯	Liu Junhui 刘军怀
	Natalie Lui 吕昇人	Liu Tong 刘彤
	Windy Wong 黄雪孟	Luo Pingyan 罗平岩
	Zhuang Xinglai 庄星来	Wei Lingcha 魏令查
	Cathy Wang 汪纯子	Yang Ji 杨冀
		Zhang Xiankui 张显奎
		Zhou Caiping 周彩萍
<b>Proofreaders</b> 校对	Isabel Leung 梁诗敏	The Commercial Press (Beijing)
	Dawn Chow 周晓彤	Proofreading Team
	Susana Ng 吴欣欣	商务印书馆校对科
	John Wong 黄伟豪	

# 陆谷孙序

## 涓涓不壅

### ——《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七版代序

又到作序时。

《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出到第七版了。据我不很确切的估算，英语原版从第一版到第五版，修订更新周期较长，甚至有间隔15年之久的；1995年以降，也就是从第五版到第六版复至第七版，新陈代谢速度大大加快，每5年一新版，已是成例。善于从信息高速公路上下载资讯的文科学生，大概都会发现，今天社科文献的半衰期已从原来的约5年剧减至半年左右，所以引用别人的东西时不可置时间因素于不顾，若非细心剪伐剔抉，难得新知。传统意义上以积微成大、稳重恒久为特征的辞书，也同样必须以现代的速度更新，以顺应时势，特别是在竞争激烈的领域，更是谋先者昌。第七版在收词大幅增加近万新词的同时，不但依据语料库由一般到专用语域频现为实证，又按英语词汇专家对词的“应用重要性”（如对单词aunt之类，语料库实证不多，但应用性奇强——我宁愿称之为“潜在频用”）作判断，确定3000个英语释义关键词，每词以钥匙像标开启，把词典可做的文章做足，又是值得注意的新招，为此还专门注册商标。祖显裔清，却又不傍奇胜，此一例也。

再看印次。牛津高阶原版从第一版的12次印刷到第六版的116次印刷，累计售出总数已逾三千万册，据说可称学习型英语词典销售之最。从重印次数之频增，可见除去新陈代谢的速度，词典受众的广度在今天亦已远非昔日可比。这速度和广度两方面的优势，应是牛津人的骄傲。

当然，还有一种历史贡献的自我意识，一种唯有开拓者才能体味的自豪：亦即牛津在上世纪中叶就开启了学习型英语词典之先河，后来跟上而未必一定居上的同类词典，据说要在约三十年后方始出现。把单语做成双解，嘉惠英语非母语世界的士林，也是牛津带来的头。今日学生词典市场兴旺，百卉千葩，争红斗紫，牛津自然功不可没。至于牛津词典的家族式配套，大中小阵容齐整，更是古往今来辞书界的美谈。

我为上一版《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作序时，曾总结出该词典五大特色，是为：一、准确至上；二、繁略适中；三、追求直观；四、言必有据；五、撮要纳新。如今以之检阅眼前这部英汉第七版，发现原有特点越见突出，助学功能更臻完善，体现出词典编译人员为质量精益求精而投入的辛勤努力。众所周知，纸质词典不比电子词典，一字一符必须印在纸张上占据一定的版面空间。篇幅如果过度扩张不加控制，页数猛增，词典的使用方便性将大受影响，词典的价格也会随之提高，对读者造成阅读和经济上的困难。惜墨如金，从来都是词典出版者严守的戒律。而与此同时，学习型词典因语法、用法信息量较大，为了控制篇幅，唯有在收词方面有所取舍，以至于换来收词量和收词面不够宽广的批评。这的确是一个两难的局面。综观牛津高阶第七版，为求增强实用性，语法、用法信息量自然有所增加，与此同时收词量也增加了近万条，收词范围向百科、文化、世界英语等方面扩充，但篇幅因此增加了不到百分之二十，可称得上在词典实用性、收词量和篇幅之间取得了较好的平衡，其关键即在于努力体现上面提到的两个特点——撮要纳新、繁略适中。

作为在中国大陆编纂英汉词典的学人，尽管在选词、释义、择例各个环节都以包括牛津在内的英语母语词典为重要参考，我在作这篇序文时仍不免惭愧，因为由我出任主编的上海译文版《英汉大词典》时隔16年才出了第二版，这种更新速度类乎蜗行，倒是跟《牛津高阶》当年的“初级阶段”有的一比。当然，两部词典的类型和规模完全不同，修订的难度不可同日而语。但是令人感叹的是，这些年来，此间词典编纂领域的团队后继乏人，这又与学术界把词典编纂成果边缘化，出版界为词典付酬设限轻薄苛严有关。可以这么说，两大坚硬板块之间的夹缝，绝非发硎试新的词典人合适的生态环





# 金圣华序

## 学好中英双语，立于不败之地

有一回，跟一个十岁的孩子聊天。小男孩就读于香港传统名校，课程排得密密麻麻，圣诞过后，考试接踵而来，无形中把节日的欢乐与悠闲都抹杀殆尽，于是男孩叹道：“数学最好，不用读，为什么要学语文？”“学了语文，你就不会变文盲。”他一听，马上接口道：“学会文字，能看路牌、看报纸、看一点书就行了，为什么要多学？简直是浪费时间！”这话乍听，似乎振振有辞，而在当今世上许多急功近利者的心目中，恐怕还颇为认同呢！

的确，如今名闻遐迩的亿万富豪，不少未曾接受过正规的高深教育，然而他们腰缠万贯，飞黄腾达，因此，从表面看来，语文造诣跟财富地位，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但是，人生于世，历经数十寒暑，除了虚名浮利，必然也会追求挚爱真情；除了堆金砌银，必然也会讲究生活品味。再者，即使在争名逐利的过程中，也会经历跌宕起伏；即使在日常起居的细节里，也会遍尝甜酸苦辣，更不必提到人与人相处时的爱恨情仇，国与国相交时的恩怨亲疏了。各地风俗习惯之间的差异，各国文化背景的不同，往往造成世间许多不必要的隔阂与误解，而要化解这种阻隔，要彼此沟通，互相了解，不能单靠强权、不可纯依厚利，而往往需借助语言与文字的媒介；至于个人要宣泄情感，细味人生，当然更需要依靠语言、文字，甚或文学的力量了。这就是我们为人处世，如要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好好学习语文的道理。

环顾全球，英文不啻为普世通行的重要语文，而随着中国的国势日强，在廿一世纪的今日，中文不但 是世上最多人口使用的语言，也成为寰宇重视的主流语言之一。生而为今时今日的中国人，倘若兼通中、英双语，在自我表述及与人交流时，既能用方块字，又可用蟹形文，这种语言上所占的绝对优势，是许多其他民族望尘莫及的。为了要好好掌握这种优势，在学习中文、英的过程里，良好周全的双语词典乃是不可或缺 的必备工具。

随着世界形势的千变万化，科技发展的日新月异，各种新字、新词与崭新的表达方式在英语世界中不断涌现，为了配合这种情况，一向在词典界执牛耳的《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自二〇〇四年第六版出版以来，未及四年，已与与时俱进，推出第七版了。

OALECD第七版，以严格的意义来说，乃是六版的扩编本，以篇幅计，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亦即原书的300页。这300页包含新增词条约9000条，其中又分为新词2000条，新吸收的有关词语7000条，范围之广，涉及商业、科技、文化及各类专门的学科。在审订这些包罗万有的词语时，发现《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七版一如既往，坚守“原文要懂，译文要通”的原则，在英译中的过程中，经过了一道又一道程序，反复推敲，再三斟酌，不论释义、举例都力求精简通达，而图解、说明亦悉心从使用者的角度与立场为出发点，务使内容图文并茂，畅晓明晰。这种种特点，使OALECD第七版在许多坊间双语词典中脱颖而出，与众不同。

首先，七版的同反义词，比起六版来，更全面周到，我们先试以“colour”一词为例。颜色一词，与吾人的日常生活，实在是息息相关的。举凡感情细腻、品味优雅的人，都明白世上万物除了黑与白，还有缤纷多姿的七彩，而即使介于黑白之间的灰色，也有浓淡深浅之分，这光景，就好比人心深处的七情六欲，奥妙复杂，层次繁多。“颜色”一词，除了“colour”，还有什么同义词呢？七版之中，就列出了“shade, tone, hue, tint, tinge”等多个词汇，并把各词的用法仔细分辨，例如“shade”指浓淡深浅的“色度”，“tone”指明暗的“色调”，“tint”指淡淡的“微量”等，使用者只要细心阅读，必有所体会。再以“love”一词为例。每当英译中时，由于两种文化的背景不同，凡涉及与“love”有关的文句，往往使译者捉摸不定，难以下笔。七版在“love”词条下，列出种种同义词，包括“like, be fond of, adore, be devoted to, care for, dote on/upon”等词，令使用者明白何者指“喜爱”，何者指“喜欢”，何者指“爱慕”，其间的细微分别，全在乎对象的不同，感情的深浅而定。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不论是抽象的还是实用的词汇，第七版列出的同反义词，比六版增加约7000个之多。

其次，七版的插图不但数量增加，且更具有针对性。例如cheongsam及conic section两者都是新收词语，前者倘若不附插图，读者必然难以理解，附上插图之后，即使不谙粤语的读者，也立即知道该词为“长衫”的音译，也即所谓的“旗袍”。至于conic section一词，七版之中也以插图具体显示了种种例子，

包括 circle (圆), ellipse (椭圆), parabola (抛物线), hyperbole (双曲线), 使读者按图索骥, 一目了然。七版全书大约为 2000 个词配衬了插图。

除了插图, 词典的附录, 如彩页, 研习专页 (Study pages) 更较前丰富, 可以说, 日常生活中有关衣、食、住、行各方面, 都附有精致的彩页, 不但如此, 彩页各项的中译, 亦详尽明确。例如 “punt” 一词, 词典中的解释为“方头平底船”, 但是这船的形状到底如何? 未到剑桥的读者未必了解, 但是看一看彩页, 就会恍然大悟。徐志摩《再别康桥》中所说的“寻梦? 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 原来就是这样!

第七版中涉及的新词、新用语极多, 但是, 词典所着重的是这些崭新的英语表达方式, 一旦移植到中土时, 该如何保存中文原有的生态, 换言之, 中文千百年来的语言环境, 只会因新语汇新句法的输入而变得朝气蓬勃, 活泼多姿, 而不能因此而遭受污染, 丧失生机。举例来说, 翻译英语被动式时, 绝不会一概滥用“被”字, 而视语境作出相应调整, 如“silver”一词(习语 on a silver platter)的例句: “These rich kids expect to have it all handed to them on a silver platter”, 在七版之中, 不会译成“这些富家子弟指望一切东西都被拱手送到他们面前”, 而译成“这些富家子弟指望一切都有人拱手送上”。

词典翻译最难是没有语境可循, 一词的释义既要精简, 而所举的例子更没有来龙去脉可循, 因此翻译者必须凭常识去判断, 在褒贬、庄谐、雅俗、敬谦之间作出选择, 并时时以中、英文化的差别为念。在审订 OALECD 第七版时, 发现新版不论在释义、例句、习语甚或用法说明方面都有独到之处, 故值得向读者推荐。

金圣华

二〇〇八年一月

金圣华, 香港崇基学院英语系毕业, 美国华盛顿大学硕士, 法国巴黎大学博士; 现任香港中文大学翻译学荣休讲座教授及香港翻译学会会长, 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及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客座教授。曾任香港中文大学校董及新亚书院校董。一九九零至一九九二年出任香港翻译学会会长期间, 曾筹办十项大型活动, 筹募翻译基金, 并创设香港首项翻译奖学金。一九九八年至二零零零年为香港中文大学筹办“第一届新纪元全球华文青年文学奖”, 二零零二年推出第二届, 二零零五年则推出第三届。金教授曾编撰多本著作, 如《英译中: 英汉翻译概论》、《英语新辞辞汇》、《桥畔译谈: 翻译散论八十篇》、《傅雷与他的世界》、《因难见巧: 名家翻译经验谈》、《春来第一燕》、《认识翻译真面目》、《译道行》、《春燕再来时》、《荣誉的造象》、《江声浩荡话傅雷》、《三闻燕语声》、《齐向译道行》等; 并翻译出版多部文学作品, 如麦克勒丝的《小酒馆的悲歌》、康拉德的《海隅逐客》、厄戴克的《约翰·厄戴克小说选集》、布迈格的《石与影》和《黑娃的故事》, 以及傅雷英法文书信中文译等。一九九七年六月因对推动香港翻译工作贡献良多而获 OBE (英帝国官佐) 勋衔。

## 余光中序

### 何止ABCD?

人类语言的分歧，据说是因为天谴。《圣经》曾云，洪水之后，诺亚的子孙想造一座通天高塔，引起耶和華不悦，乃使人类语言不通，分散到世界各地。足见人类若要彼此了解，必须先有一种共同的语言，才能促进世界和平，进而窥探神秘天机。在今日的世界，英语已经成为这种共同的语言，因此不论先天以它为母语或是后天用它做第一外语，我们都必须善加学习。

英语虽然已成世界语，但和源远流长的某些语言相比，却年轻得多，只算后起之秀。英语的古文晚到七世纪初才开始，中古期更始于十一世纪，至于所谓“现代英语”，出现时已经是十六世纪初了。今日我们读莎士比亚的台词，已是古色斑斕，而读更早的乔叟作品，就更难懂了。但是我们读中国的《诗经》：“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虽然是两千多年前的歌词，却透明无碍。

翻开今日的英语词典，例如第七版的这本OALD，里面的十几万字当然都是英文，但若究其身世，则“外来语”远多于“土语”，不过因为“归化”已久，初学的人已难分辨。例如“心理学”（psychology）一词，便是由psycho与logy二源合成，psycho意为“心理”，却来自希腊神话的美女Psyche，亦即心灵之化身。又如“天文学”（astronomy）一词，原由astro加上nomen而来，希腊文意为“星之名”。再如diaspora一词，原为希腊文，意即今日英文的dispersion；此字当初乃指犹太人亡国之后流浪天涯海角，今日则已泛指一般的去国怀乡。Odyssey一词，本为荷马第二部史诗，杨宪益先生译为“奥德修纪”，指希腊英雄奥德修在特洛伊城破后领兵返国，海上历险十年的故事，今日改成小写，亦可泛指远征久旅。以上数例，并非冷僻字眼，均已收入OALD，英文字汇源出希腊文化者不少，可见一斑。最好的例证恐怕要推“字母”（alphabet）一词了：alpha + beta，正是希腊文的前两个字母。

英文的星期二到星期五，分别来自北欧神话的Tiu（战神）、Woden（大神）、Thor（雷公）、Frigga（神后）。源出拉丁的法文里，这些周日的名称却来自南欧的罗马文化：例如jeudi（大神）、vendredi（爱神），用以称呼星期四与星期五，都是取自罗马神话。有趣的是，英文的月份名称却取自南欧文化：例如四月是取希腊爱神Aphrodite的前两个音节，一月则来自罗马的门神Janus，七、八两个月分别用两位大帝Julius Caesar与Augustus来命名。

英文日常用语，尤其是单音节的，例如do、come、go、take、some、right等，大半是古英文；邱吉尔就说，只要善用八百字的单音节古英语，演讲就能简洁有力。反之，音节愈多的字，愈加斯文深奥，就愈得乞援于拉丁文字。例如地中海（Mediterranean Sea）之名，就是medi（中间）加上terra（陆地）；又如血亲（consanguinity），也是con（汇合）加上sanguine（血液）组成。又如一封信，英文只说letter，拉丁语化的结果却成了communication。一本英文大词典里，拉丁语根的字恐怕占了大半。但是有时候，单音节的字眼也从拉丁文透过法文传来，例如beef、mutton、pork等，就是从法文bœuf、mouton、porc借用。那是因为1066年诺曼地公爵威廉征服英国之后，牛、羊、猪之名在牧人口中维持古英文不变，但做成菜后，端上桌来供征服者享用，却改用了征服者的语言。

英文从七世纪初发展到十七世纪初，一千年来从日尔曼的蛮族与先进的希腊、拉丁文化吸收了许多养分。但从移民新大陆以来，又从北美的生态与印地安的文化汲取了更多的语汇，同时对于祖国母语的文法也逐渐加以简化，尤其是在拼音方面。美国国势日强，等到大英帝国式微，所谓美式英语就演变成强藩守土，开始影响全世界，更进而成为全球化的利器。

美式英语为英语扩大了字汇，植物方面例如eggplant、squash、sweet potato，动物方面例如bullfrog、groundhog、turkey都是新生事物。Indian summer指十月小阳春，Indian file则指单行纵队。装佯卖傻叫做play possum，言归于好叫做bury the hatchet，都不是英国生活所见。

等到约翰牛的子孙更进一步，移民去加拿大、澳洲、纽西兰、南非，英语的世界就更为扩大，字汇与成语也更多彩多姿。单是澳洲就添加了诸如kangaroo、koala、boomerang等生动的字眼。

美式英语为正宗的“不列颠腔”增加了活力，其好奇的弹性不断吸收各种语言的成分。美国素称民族的熔炉，美语也可称外来语的炼丹炉，食量惊人。翻开OALD第七版的K字部，盈目尽是日语：karaoke、karate、kanji、katakana接踵而来，那是因为日本的西化早于中国，西化程度也深得多，何况二战之后还有一段美管时期。相对而言，中文进入英文的比例似乎少得多：西方认为日本可以代表东方文化，恐怕也是一大原因。近日我接到洛杉矶亨廷顿图书馆新建中国花园“流芳园”落成典礼的请柬，可以感受到因为中国崛起西方对中国文化的重视正在加深。相信未来英文字典收入中文的分量必会加重：可收的中文字何止kung fu与feng shui呢？

英语使用之广，已经跨越了政治、经济、文化，尤其是科学与教育各领域，即使在其他所谓“先进国家”也强势难挡。就连对“美帝”最具戒心的欧盟，也不免以英语为第一“使用语言”（working language）：法语只有屈居下风，后来更迫使另一主要“使用语言”的德文靠边站。公元两千年才开始，在校学习英文的欧洲学童，已高达四分之三。联合国的会员国里，以美式英语为第一外语的，更多逾180。2002年出版的畅销书《英语的故事》（*The Story of English: by Robert McCrum, Robert MacNeil, William Cran*）就说，估计到了二十一世纪中叶，世界人口将有一半会使用美式英语。

全球化的浪潮挟美式英语而俱来，其势可惊。英语好的人当然可以沾沾自喜，作弄潮的骄子，但是深爱自己民族文化的有心人，却也不免担心会遭淹没。如何西学为用而不废中体，该是华夏子孙要迎战的考题。至少李白与韩愈没有这种困境。啊不，李白也要听胡语的，韩愈也不要面对佛骨吗？

其实英语也并非一路势如破竹。英语传到世界各地，也不免受到本地化的压力，例如在新加坡就成了Singlish，连发音也走了音。所谓pidgin English，到处都有。美式英语也受到美式“政治正确”的操弄。例如某些技艺，以前只有标出man，现在不可以了，必须兼顾女性，却又改得不够彻底。以前的craftsman，现在一分为三，另加craftswoman与craftsperson，但是craftsmanship却又纹风不动，并未三分天下。又如marksman一分为二，加上markswoman，但是swordsman项下却未加swordswoman。女侠该如何称呼呢？《卧虎藏龙》里那些咄咄逼人的女侠怎么办呢？

一部英文大词典，收集的其实远不止abcd。学习英语其实等于认识西方的过去与世界的现况。据说钱锺书最喜欢读词典，很有道理。词典是可以读的，学问愈好，读得愈有趣味。这部新版的OALD正是如此。

余光中

二〇〇八年一月

余光中，福建永春人，1928年生于南京。先后肄业于金陵大学及厦门大学，1952年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1959年美国爱奥华大学文艺硕士。曾任教于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大学之外文系及香港中文大学之中文系，1985年任台湾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外文研究所所长，现任中山大学讲座教授。

余教授出版专书五十种，包括诗集《莲的联想》、《白玉苦瓜》、《与永恒拔河》、《安石榴》、《高楼对海》；散文集《听那冷雨》、《记忆和铁轨一样长》、《隔水呼渡》、《青铜一梦》；翻译《梵谷传》、《老人和大海》、《英美现代诗选》等。所译王尔德喜剧《不可儿戏》、《温夫人的扇子》、《理想丈夫》屡在台港上演。评论集《从徐霞客到梵谷》与《井然有序》曾获1994及1996年之联合报年度最佳书奖。2002年获霍英东成就奖。2003年获颁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2004年获《南方都市报》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之散文家奖。2006年诗作《乡愁》刻石立于成都杜甫草堂。2007年当选为台湾大学人文类杰出校友。

余光中的诗先后收入中学及大专课本，近年亦为大陆及香港课本采用。《乡愁》、《乡愁四韵》等诗谱成歌曲，对现代民歌运动颇有影响。为他谱曲的音乐家包括吕泉生、王洛宾、戴金泉、周蓝萍、杨弦、李泰祥、罗大佑、曾叶发、马水龙、陈茂萱、应广仪等多人。

## 编译者序

举世公认的权威学习词典《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继二〇〇〇年第六版出版后，二〇〇五年初第七版又问世了。

牛津大学出版社(中国)有限公司词典出版部随即展开了编译的筹备工作。英语第七版对第六版作了大幅度的增订和修订；篇幅增加了20%，约300页，修订数多量大。正文新增词条约9600个，另对第六版的内容修订逾17000处；正文插图加入大量照片，用法说明增修近一倍，接近400个；非正文部分的彩色插页和参考信息也增修了一倍。

根据以上特点，出版社反复考虑，把翻译工作分成正文新增词条、正文内容修订和其他共三个部分。

二〇〇五年六月，牛津大学出版社(中国)有限公司出版经理刘勇强先生和第七版责任编辑刘浩贤先生赴重庆与译者见面。三位译者均曾参与第六版的翻译。他们的分工是王玉章教授负责正文修订内容，赵翠莲教授负责新增词条，邹晓玲教授负责非正文部分、正文插图和用法说明。

二〇〇五年八月，翻译工作展开，历时一年多完成。

为保证译文质量，译稿经历多番审校与修订。译者交稿后，每批译稿由出版社的编辑和修订者分别抽查，并提出意见。稿件初译后再经修订、审订、编辑加工，以及多番审阅、校对等工序。

译稿先由曾经担任第六版责任编辑的黄勉之女士和现任牛津(上海)咨询有限公司词典编纂顾问主任于海江博士作详细修订。然后送三位资深语言工作者审订：上海复旦大学陆谷孙教授审订新增词条译稿、香港中文大学金圣华教授审订正文修订内容的译稿、重庆大学石孝殊教授审订正文以外各部分的译稿。接着，牛津大学出版社(中国)有限公司词典出版部和北京商务印书馆英语编辑室接力进行编辑加工。最后再经双方数轮仔细校对，通读全书，包含第六版的原内容，订正翻译错误，以及不合时宜的释义，以冀完善内容。

三位译者对第七版翻译的共同体会是：时间紧，任务重，翻译材料有难度，与第六版相比，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他们也有各自的特点和难点。

王玉章先生需要对照第六、七两版，翻阅了第六版词条一半的内容，量不可谓不大。王先生发现，第七版修订第六版正文17000多处中，只有少量是增加释义，大部分是示例，即单词和短语。有相当部分脱离了上下文，很难确定词义。而示例对使用者是重要示范。王先生为求汉译文准确、贴切、通顺，符合汉语表达方式，四处查证，反复思考，绞尽了脑汁。例如：习语 *feet first* 释义2 (*humorous*) if you leave a place feet first, you are carried out after you are dead 项下的示例 *You'll have to carry me out feet first!* 开始时译为“你得先把我弄死才能把我抬走！”但觉得太直白，没有幽默感，可又苦于一直想不出合适的像成语或谚语之类的表达方式。不久前，王先生看电视剧时听到剧中人物说：“我让你立着进来横着出去”，立刻拍案叫绝，这句俗语正是王先生一直所求的意思，便马上跟编辑部联络，把译文修改为“想把我撵走，除非让我横着出去！”这委实证明翻译前辈严复先生的名言：一名之立，旬月踟躇。

赵翠莲女士翻译第七版新增的9600个词条。困难在于有相当数量词条没有资料可以参照。因此，除了参考第七版提供的释义外，还要查证出处及涵义。常常要动用案头所有资料，去图书馆，上网，咨询专家，还要用上自己多年的翻译经验。经过执着的四处求索，找到贴切的对应词汉译文时，既感到欣慰，又感到自豪。例如：*punkah* 译作“拉风”；*textured vegetable protein* 增加了“素肉”一译等。

邹晓玲女士所译的部分五花八门，体例繁杂，新增内容多。既须游走于单词、短语、句子、文章之间，又须往返于口语、书面语、技术用语等体例之中。为融会贯通求得准确佳译，或端坐灯下，或东翻西寻，或伫立思考，或顿开茅塞。再加上科研、教学、行政工作的三重压力，常常是茶饭无心，夜不成寐。

陆谷孙、金圣华、石孝殊三位特约审订先生殚精竭虑，精雕细刻，一丝不苟；流连于书山辞海，多方查证，务求翔实有据；字斟句酌，再三琢磨，力求准确通顺佳译。

第七版的编译工作自始至终都贯穿了编辑们的心血。他们统筹部署，具体安排，穿针引线，不辞劳苦，督促指导，多方帮助。且看责任编辑刘浩贤先生提供的编辑工作实施计划，就可了解到他们是全过程的主心骨。

编辑工作大致分为下面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二〇〇五年四至八月）：项目筹组

1. 牛津编辑部比较第七版与第六版内容，为翻译工作定调，把新增内容分成三个类别：新增词条、作了局部修订的六版内容、几乎全新编写的非正文部分及大量用法说明。
2. 甄选译者，在重庆面谈、约稿、试稿。
3. 制订翻译体例、各式编辑加工文件，包括字表、统一译文等。
4. 发稿。

第二阶段（二〇〇五年九月至二〇〇六年十月）：翻译、准备

1. 三位译者分批交稿，牛津编辑部与特约订者抽查译文质量。
2. 词典内容编订与排版全采用数据库处理。在这段期间，编辑与数据工程人员紧密合作，做测试。

第三阶段（二〇〇六年八月至二〇〇七年十二月）：编辑加工

1. 编辑部收到审订人校正的稿件后，开始进行编辑加工；商务印书馆英语编辑室于二〇〇六年底加入。二〇〇六年十二月，双方在北京的商务印书馆商讨编加方针，制订编加体例，同时邀约商务资深校对员参与校对工作。
2. 牛津编辑部负责将各审订人、商务印书馆编辑及牛津编辑部提出的修订作最后核对、整合、修改，然后进行校对。
3. 对于专科词汇，尤其细心考证，翻阅百科全书、中国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订委员会公布的译名，参阅网络上不同界别的官方或权威网站的资讯。
4. 全书审订：黄勉之女士（特约审订）、于海江博士、商务印书馆英语编辑室以及刘浩贤先生。

第四阶段（二〇〇七年一月至二〇〇八年二月）校对、出版

1. 校对词典内容，全书从头到尾至少共校四轮；校对工作分门别类，每一轮按既定工序严格进行。
2. 除为第七版全新翻译的内容外，编辑同时仔细校阅第六版保留的内容，对原文已显过时或译文错误或不完善之处重新修订、补遗。与英语版编辑保持联系，确保英文行文、注音等正确。

从筹备到发排、出版，看似行云流水，不足三年，实则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表现为环环相扣，只争朝夕；基础是领导有方，齐心协力，各司其职；目的是质量第一。

《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七版终于要问世了。如果说第六版是人类文化传播点点繁星中的一颗，现在就让第七版这颗星辰闪烁得更明亮一点吧。

我们简短汲深，错误或不足之处恳请广大读者不吝赐教指正。

石孝殊

重庆大学

二〇〇八年一月

---

石孝殊，1928年生，重庆大学英语教授。早年毕业于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四川外国语学院研究生班。曾任教于四川外国语学院、重庆建筑大学、重庆大学。从事外语教学凡四十多年，兼通英语、俄语。曾参与多部教材和词典的编译工作，包括主编《（许国璋主编）英语自学手册》第一、二、三、四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至1987年。

## Foreword

### Professor Henry Widdowson

It happens that the publication of this, the seventh edition of the *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comes 250 years after the appearance of the first comprehensive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compiled by Samuel Johnson. Much has changed since then. The English that Johnson described in 1755 was relatively well defined, still essentially the national property of the British. Since then, it has dispersed and diversified, has been adopted and adapted as an international means of communication by communities all over the globe. English is now the name given to an immensely diverse variety of different usages. This obviously poses a problem of selection for the dictionary maker: which words are to be included in a dictionary, and thus granted recognition as more centrally or essentially English than the words that are left out?

Johnson did not have to deal with such diversity, but he too was exercised with this question. In his *Plan of an English Dictionary*, published in 1747, he considers which words it is proper to include in his dictionary; whether 'terms of particular professions', for example, were eligible, particularly since many of them had been derived from other languages. 'Of such words,' he says, 'all are not equally to be considered as parts of our language, for some of them are naturalized and incorporated, but others still continue aliens...'. Which words are deemed to be sufficiently naturalized or incorporated to count as 'parts of our language', 'real' or proper English, and thus worthy of inclusion in a dictionary of the language, remains, of course, a controversial matter. Interestingly enough, even for Johnson the status of a word in the language was not the only, nor indeed the most important consideration. For being alien did not itself disqualify words from inclusion: in a remark which has considerable current resonance he adds: 'some seem necessary to be retained, because the purchaser of the dictionary will expect to find them'. And, crucially, the expectations that people have of a dictionary are based on **what they want to use it for**. What Johnson says of his own dictionary would apply very aptly to *OALD*: 'The value of a work must be estimated by its use: It is not enough that a dictionary delights the critic, unless at the same time it instructs the learner...'

Instructing the learner is what *OALD* is all about. Its value, as with any learner's dictionary, must be estimated by its use, that it is to say its **usefulness** for learning. This is something that recent developments in language description might distract us into forgetting. Computers have now revolutionized the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of language data, and the information about words that Johnson spent years of dedicated drudgery to compile is now made available in a matter of seconds: information in precise detail about word frequencies, for example, common patterns of collocation, and so on. Now that all these new descriptive facts are at our disposal, it seems self-evident that they should be recorded in the dictionary. They are, after all, 'naturalized', 'parts of the language', properties of actually occurring, 'real' English. But if the value of the work is to be estimated by its use, we need to consider how far this information about usage is relevant to the learner's purposes.

The importance of words and meanings for the learner of English cannot simply be measured by their frequency in current native-speaker usage. For one thing, infrequent words are always likely to make an unexpected appearance, and to pose problems of receptive understanding. And there are words which may not show up as being of very common occurrence overall, but which are prominent in certain domains of use which learners will need to engage with, or have become current in communities of users of English as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 We also need to bear in mind that a corpus of contemporary written texts will only tell us about what has been currently **written**, not what is currently **read**. Learners of English will often need to read texts which are not recent, where they will encounter words of literary or outdated usage. They will, reasonably enough, expect to find infrequent words of this kind in a dictionary that claims to be designed to meet their needs. They will find words of this kind in this edition of *OALD*.

Descriptive facts have to be related to pedagogic factors. This applies not only to what information about words and meanings it is appropriate to include, but also how it is to be presented. *OALD*, like



other dictionaries, deals with word meanings in two ways: by **explanation** and by **exemplification**. In a learner's dictionary especially, it is obviously necessary to explain the meaning of a word by defining it in simple terms. One way of doing this is to compile a restricted list of words which is custom-made for defining purposes. *OALD* makes use of such a defining vocabulary (the *Oxford 3000*). Many of these, of course, are high-frequency words that occur across a wide range of usage. But again, frequency is not the only criterion. The *Oxford 3000* is not simply a list of the 3000 most frequent words of English. It includes words which would fall outside such a list, but which are useful for learning as well as relevant for defining purposes. It is again usefulness that is the deciding factor.

Although explanations make use of words of high frequency in naturally occurring usage, they themselves bear little resemblance to what naturally occurs, and there is no reason why they should. With exemplification, however, it is precisely such usage that has to be exemplified. The convention in the past was to cite authentic examples of written language, especially that produced by the 'best' writers. In recent dictionaries, **authenticity** remains a prime consideration, but it is no longer linked with the authority of prestigious written texts. Corpus analysis now makes it possible to draw authentic examples from a vast range of attested contemporary usage. A concordance will display hundreds or thousands of them to choose from. The question is whether there is any particular reason for choosing one rather than another.

A corpus is an abundant source of **samples** of English usage. If they are to function as **examples**, however, then we need to ask just what it is they are intended to be examples of. If this is to be of the meaning that has been previously explained in the entry, they cannot just be picked out of the corpus at random. This is because the context in which the sample of usage originally occurs will usually make it unnecessary to spell the meaning out. Samples of the language, isolated from their natural context of use, will not normally exemplify word meanings, but will simply show one instance, among innumerable others, of the word's actual occurrence, which, in itself, is of little if any help to the learner.

It is not only the previously explained meaning of the word that we might want a sample to exemplify, however, but also its collocational tendencies, how it commonly co-occurs with others. Again, similar problems arise. If learners were presented with a range of samples displayed in a concordance, they might be able to infer what these tendencies are by effectively converting samples to examples. But they clearly cannot do this on the basis of only a sample or two in a dictionary entry.

In view of these obvious difficulties, rather than insist on the use of authentic samples, it would seem to make more sense for a learner's dictionary to follow the quite different principle of **pedagogic appropriateness** and to provide, as *OALD* does, examples that are designed for the express purpose of exemplification.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any less account is taken of the findings of corpus descriptions, but only that they are taken into account in ways which make them more accessible and relevant to learners.

Again it is the needs of the learner that are given priority, and this is what, from its early beginnings, has always marked *OALD* as distinctive. Although, in a way, all dictionaries of English date back to 1755, *OALD* has its own unique origins in a dictionary published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 1948, with A S Hornby as its principal editor. It bore the title: *A Learner's Dictionary of Current English*. Though the title has changed, *OALD* follows the same basic principle: how much of the English now current in the world is to be included, and how it is to be presented, will depend on who the dictionary is designed for. *OALD* is not just another dictionary of current English, but essentially a **learner's dictionary**. And this makes all the difference.



## (英文版序言)译文

《牛津高阶英语词典》(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第七版与广大读者见面之际,正值约翰编纂第一部综合英语词典问世250周年。250年沧海桑田,1755年约翰逊对英语词义的阐释因为相对完美,至今仍然是英国人民最重要的民族财富。自约翰逊以来,英语成为一种国际交流工具,历经采用和改进,在全球社会不断传播和发展。现在,英语享有用法多变、变化无穷的美名。这无疑给词典编纂者提出了选词的问题:如何筛选词汇,以确保收录的词语更能代表核心或基础英语?

约翰逊无须处理词汇多样性的问题,但他同样为上述问题所困扰。他在1747年发表的《英语词典编纂方案》(Plan of an English Dictionary)中就考虑过在他的词典里如何恰当收词的问题。例如“专门用语”是否应该收入词典,尤其当中很多都来自其他的语言。约翰逊说:“并非所有这些词都应一概视作我们语言的一部分。其中有的已经归化并融入我们的语言,而另一些仍然是外来词……”然而,哪些词已经充分本土化,应视为“我们语言的一部分”和“真正”适切的英语,应该收入英语词典,仍然是具争议的问题。非常有趣的是甚至对约翰逊来说,词语在语言中的地位既不是唯一的,也的确不是最重要的考虑因素。属于外来语不代表不符合收词的规定。在一次谈论中,约翰逊补充说:“有些词语似乎有必要保留,因为购买的人期望查到它们。”这句话时至今日仍会引起相当大的共鸣。问题的关键在于人们对词典的期望是以使用目的为基础的。约翰逊对他自己词典的说法用于《牛津高阶英语词典》是非常恰当的:“一部词典的价值必须以其用途来衡量:一部词典仅使评论家愉悦是不够的,还必须同时让学习者获得引导……”

引导学习正是《牛津高阶英语词典》的真谛所在。跟任何一部学习词典一样,《牛津高阶英语词典》的价值需以其实用性,即对学习的效用来衡量。这正是在现今描述理论发展的影响下我们会忽略的问题。计算机使语料的收集和分析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约翰逊多年来苦苦耕耘、潜心理积的词汇信息,如今只需几秒钟便可获得,如精确的词频统计信息、常见词语搭配形式等。既然所有这些新的统计数据已经唾手可得,把它们收录在词典里似乎也是理所当然的了。毕竟,它们都已经“本土化”,成为“英语的一部分”,具有实际存在的属性,是“真实”的英语。不过,如果要通过实用性来评判一部词典的价值,就需要考虑这些词语信息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学习者的需要。

对于英语学习者来说,词汇及其意义的重要性不能简单地以其目前在母语使用者中使用的频率来衡量。一方面,使用频率不高的词汇随时可能意外地出现,带来理解上的困难。从总体上讲,有些词可能并不常见,但在与读者有关的某些领域却很常见,或者作为一种国际语言,在使用英语的群体中已经非常流行。此外,不容忽略的是现代文本语料库只记录了现时的书面文本,而非读者目前阅读的文本。英语学习者常常需要阅读非现时的语言材料,并遭遇到各种文学写作方式或已过时的用法。他们期望在声称为满足读者需要而设计的词典里查到这类不常见的词,固属理所当然。《牛津高阶英语词典》第七版就能使他们如愿以偿。

描述性语料必须与语言教学的因素联系起来。这不仅涉及到词汇和释义信息的取舍,也涉及编排表达的问题。《牛津高阶英语词典》与其他词典一样,以两种方式处理词义,即阐释和举例,尤其在学习词典中,用简单的文字来解释词义显然是必要的。要做到这一点,方法之一就是编纂一个有限定词汇量的词汇表专用于定义。《牛津高阶英语词典》就使用了这样一个释义词汇表(牛津3000词汇表)。诚然,表中许多词是使用广泛的高频词。不过,出现频率并非唯一标准。牛津3000词汇表决非仅仅是3000个最常用的英语词汇,它还包含一些非高频词汇。这些词不仅与释义相关,对学习也是同样重要的。所以,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实用性。

尽管释义使用了日常用法中的高频词汇,这些释义本身却殊异于日常用法,而且亦本如此。然而,正是这类日常用法需要举例说明。以往的常规做法是引用书面语中的真实例句,尤其是出自一流作家笔下的原文。对于近年来的词典来说,真实地反映语言的运用仍然是选例的首要考虑因素,但与名著、名篇的权威性已无联系。语料库分析使得从已经验证的当代广泛用法中提取例证变得可能。计算机语汇索引有数以万计的例证供选择,问题在于如何进行恰当的取舍。